

御製詞譜序

詞之有圖譜猶詩之有

體格也

歌謠

同本

編比

可歌

禮禮

記春秋大傳

班班

可考也漢初樂府亦期

協律魏晉訖唐諸暨集

康熙詞譜

[清]陳廷敬 王奕清 / 等編

岳麓書社

欽定詞譜

康熙詞譜

[清]陈廷敬 王奕清 / 等编



(上册)

岳麓书社

序

中国的音乐文学源远流长。《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则上古之世已有乐歌产生。其后的诗三百、汉魏乐府、齐梁小乐府，都是音乐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起源于隋代、初唐的词，在音乐文学史上尤占有特殊的地位。

合乐可歌，是各个朝代、各种体式音乐文学的共性。但词这种音乐文学，仅从音乐角度言，实有自己的独异之处。众所周知，词所配的音乐是由前代的遗乐（如吴歌、西曲、清商乐）、民歌（如《竹枝》、《湘潇神》、《忆江南》、《渔歌子》）、裔乐（如西凉、龟兹、乌兹别克音乐）、外来音乐（如天竺、高丽、百济乐）所组成的新的隋唐燕乐，曲调比较繁复，抒情性强，富有表现力。而词在与音乐相配合的方式上与前朝音乐文学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倚声以填词，后者乃缘诗而作乐；前者以诗从乐，后者以乐从诗；前者以字就音，后者以音就字。因之须依据乐曲的需要短长其辞，参差其句，抑扬其字之声，故词的音乐性既指其合乐可歌的一面，又指其文辞内在的节奏疾徐与声调高低。而文辞音乐的疾徐、高低又与齐梁以来汉字四声的确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四声的抑扬抗坠，音之长短缓急，不仅仅是构成文辞音乐美的条件，也是使文辞的乐感和音

乐的旋律相配合以臻于和谐的重要条件。

从隋代、初唐至宋代，中经数百年，词的音乐日渐繁富，正如王灼《碧鸡漫志》所云：“隋以来，今之所调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词的创作亦愈益繁盛，格律的构成方式更变化多端。特别是词由民间转入文人之手后，经过文人不断对韵律的探求，文辞内在音乐性日趋完善，其格律形式日趋规整。词对韵律的成功运用，充分发挥了汉语字声由不同的组合所造成的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使我国音乐文学对文辞声律美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一提：

由对近体诗格律的部分借鉴到自成体系。早期（包括唐五代、北宋初期）的词多为令词。令词在格律方面无疑对近体诗有过某种程度的借鉴，以平仄相间句式为多。但借鉴不等于照搬，相对于格律诗，令词仍有某些新的变化，根据音乐旋律要求，常有“拗律”出现，如温庭筠《河渎神》即有“艳红开尽如血”、“百花芳草佳节”（均为仄平平仄平仄）之句。当产生于唐代民间的慢词到北宋得到进一步发展、繁荣时，词的格律更具有了自身明显的特色。使音声带有疾徐有致、高下相须特点的平仄相间虽仍被广泛采用，但依据乐曲的繁衍变化，不断地有仄仄仄仄（如李清照《声声慢》“点点滴滴”）、平仄平仄（如周邦彦《瑞龙吟》“声价如故”）、仄仄平仄（如柳永《夜半乐》“黯淡天气”）、平仄仄仄（如李清照《声声慢》“愁字了得”）、平平平平（如王诜《黄莺儿》“依稀芳姿”）、仄平仄平（如柳永《八声甘州》“一番洗清（秋）”）、平平仄平（如秦观《八六子》“黄鹂又啼（数声）”）、仄平平平（如贺铸《玉京秋》

“故园黄花”）多种格式穿插其中，组合变化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打破近体诗规整的音节，创造出多样化的新的声音节奏。在近体诗中，五言一般为二、三的节奏，七言或为二、二、三或为四、三的节奏，但词却打破这种格局，五言常变为一、四或一、二、二的节奏，七言变化为三、四或三、二、二或一、六的节奏，如加领字则还有一、七或三、七的节奏，而四言却会有一、三或一、二、一的节奏。正是这种节奏的变化多端造成了词在文辞方面特殊的乐感。

由平仄进而讲究四声的运用。格律诗仅讲求平仄，即阴平、阳平与上、去、入三声的两两交错，而词之文辞为配乐可歌，更讲究四声的搭配。这一点万树《词律·发凡》已大体指明，谓“仄兼上去入三种，不可遇仄而以三声概填。盖一调之中可概者十之六七，不可概者十之三四，须斟酌下字，方得无疵”。并指出“上去之分判若黑白”，“盖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由此可见，四声之辨，乃是合乐更高一个层次的要求。至于五音（唇、齿、喉、舌、鼻音）的运用，关乎发声部位的问题，恰当配置，方能谐于歌者唇吻，不至于棘喉涩舌。曾有人举“故国观光君未归”一语为例，谓其作诗句尚可，如作为唱词，七字之中有六字为牙音“见”母，唱起来将拗折嗓子矣。这一点，凡精通音律者自能体会，即使不再歌唱，于吟诵中亦能领略五音合理搭配的妙处。

在唐五代、北宋，词由于可歌，广为传唱，一般词人对各种词调音乐都比较熟悉，可倚声以填词，即或不为应歌而作，

亦可依他人因声度词的格律进行创作。因而没有感受到有编订书面词谱的迫切需要。至南宋，虽词乐多已失传，但晓畅音律者如姜夔、张辑、高观国、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仍大有人在，有的人虽不谙音律，然词的耳传口授，再加前贤作品（如柳永、周邦彦之作）可资借鉴，对各种词牌的运用仍能驾轻就熟，故南宋期间亦未有词谱之类的书问世。至元代，曲主乐坛，词退居次要地位，因距宋未远，遗韵犹在，填词仍能遵循旧轨。到明代，对词之声律知之者渐少，词家染指，多不讲音调，或“以律诗手为之”（俞彦《爰园词话》），或喜动造新声，曰自度曲，如王世贞之《小诸皋》、杨慎之《款残红》等，对此，后人多有批评，如清初朱彝尊即指斥他们“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词综·发凡》）。故稽考前贤之作，编订可遵循之词谱，势成必然。

大略与杨慎同时的张挺有感于词调的失传，填词音调的混乱，起而作《诗余图谱》，共选 149 调，并以图表明平仄，○代平，●代仄，◐代平而可仄，◑代仄而可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谱。王象晋曾为作序，谓其“图列于前，词缀于后，韵脚句法，犁然井然，一披而调可守，音可循，字推句敲，无事望洋，诚修词家南车已”。清代邹祗谟亦肯定其“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革路蓝缕之功”（《远志斋词衷》）。但任何初生的事物总是难免有缺陷的，该书载调太略，漏误亦多。稍后又有程明善之《啸余谱》，其中有词谱三卷，按题分类，注明韵、协，句之字数，字之平仄，在明末颇为流行。但该书诚如邹祗谟所评：词体混淆，错乱句读，妄分韵脚。他进而感叹：“成谱如是，学者奉为金科玉律，何以迄无驳正者耶！”

(《远志斋词衷》)时隔不久，起而驳正并较全面地钩稽词谱者便是万树的《词律》。《词律》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万氏有感于被人“奉为章程”的《啸余谱》“触目瑕癥，通身罅漏”，又有感于其后赖以邠《填词图谱》“持议或偏，参稽太略”(《词律·自叙》)，据各书参校，辑录成《词律》一书，厘为20卷，收调660，载体1180余。此书除对往昔之图谱有纠谬补漏之功外，对调同名异、调异名同之辨，四声运用(特别是仄声调的运用)之理，句读之分及用韵变化等问题，均多所发明。故《四库提要》评云：“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明人臆造之谱，又递相淆乱，树推寻旧调，十得八九，其开辟榛芜之功，亦未可没矣。”然而，万树《词律》出自一人之手，参考书目有限，因而搜集远未完备；其所用作“正体”之词，往往非早出之作，而系后人作品，虽有引他词“以广见闻”之意，终觉欠妥；且考订中时有疏误，或作者张冠李戴，或韵叶、句读错讹，对此，杜文澜于校刊《词律》时多已指出。

《词谱》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比《词律》晚出28年，编纂此书有众多的有利条件：一是有前人词谱特别是万树的《词律》作为借鉴，可吸取其有用成分；如取张蜒《诗余图谱》之图形标明平仄，取万树《词律》字少在前、字多在后之编排体例及句读、声韵之合理考订等；二是得益于官家藏书之富，故能“翻阅群书，互相参订”，避免前人典籍欠缺不全的拘限；三是由王奕清等二十多奉旨共同编定、校勘，得力于集思广益，可减少疏误。因此，该书较之前人各谱具有许多显著优点：

所收调式比较完备。该书收调 826，载体 2306，比万树《词律》收调多四分之一，载体多一倍。惟万氏不收元人小令，而《词谱》间有所采。

考订甚为谨严、精审。所采各调均注明作者或出处，诚如其《凡例》所云：“引用之词皆宋元选本及各人本集，其无名氏词亦注明出某书。”对某些词调具有多种体式者，还通过对众多词作的排比，指出某体与某体的异同，至若某字可平可仄，亦系从详加比较中得出，避免了主观臆断之病，在实证基础上增强了科学性。

编排比较科学。体调相同者，以创始人所作本词或早出词人之作为正体，以后出有异之词为变格，避免了时代先后的颠倒。如《沁园春》，《词律》选南宋陆游“孤鹤归飞”一首为正格，即不甚妥帖，《词谱》以北宋苏轼“孤馆灯青”、贺铸“宫烟分烛”为正体，更为切当。因《沁园春》正体四、五、六、七句一般多作对偶，或两句各对，或四句互对，苏、贺二词正具此体式，而陆词则未尽相合。又如《渔家傲》，《词律》选周邦彦“灰暖香融销永昼”以为矜式，而《词谱》则选晏殊“画鼓钟声昏又晓”为正体的代表，并指明“此调始自晏殊，因词有‘神仙一曲渔家傲’句，取以为名”，与此相异者皆变体。在精审中选择正体，在排列上考虑时间先后，较之《词律》更具合理性。

解说较详。万树《词律》于同调异名、异调同名者虽有解说，但文字简略。试举《蝶恋花》为例，《词律》仅标明“又名《一箩金》、《黄金缕》、《鹊踏枝》、《凤栖梧》、《明月生南浦》、《卷珠帘》、《鱼水同欢》。”而《词谱》则进一步说明这些

名称的来由、与某人某词作的关系，让人明其所以然。又，对各词牌凡能注明宫调者，悉加注明。如此种种，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当然，《词谱》并非完璧，体调疏漏亦在所难免（其时亦受资料所限，如敦煌石室所藏《云谣集》等尚未发现）；词之音律、四声运用的辨析尚欠周详。尽管如此，它仍是词谱之集大成者，是目前最完备、最精审的一部词谱。

唐宋词的歌法已经失传，除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十七首缀有旁谱，人们可约略从中窥见些微奥秘外，其歌唱之美已无从领略，但其文辞的音乐美却是永存的。宋以后的金、元、明、清，历朝词作者均络绎不绝，甚至在清代形成了词的中兴局面，实在是和人们对它文辞音乐美的爱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词谱》的重新出版，不仅对我们研究词的音乐特性提供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而且对从事诗词创作的人们也提供了可依遵的范式，它对词学研究工作者、诗词爱好者来说，无疑是案头必备的不可缺少的一部重要典籍。

刘庆云

1997年7月谨序于湘潭大学北斗村鸣翠轩

词谱凡例

一、词者，古乐府之遗也。前人按律以制调，后人按调以填词。宋元以来，调名日多，旧谱未备。今广搜博采，次第编辑，俾倚声者知所考焉。

一、宋元人所撰词谱，流传者少。明《啸馀谱》诸书不无舛误。近刻《词律》，时有发明，然亦得失并见。是谱繙阅群书，互相参订，凡旧谱分调、分段及句读、音韵之误，悉据唐、宋、元词校定。

一、调以长短分先后。若同一调名则长短汇列，以又一体别之。其添字、减字、摊破、偷声、促拍、近拍以及慢词皆按字数分编。至唐人大曲如《凉州》、《水调歌》，宋人大曲如《九张机》、《薄媚》，字数不齐，各以类附，辑为末卷。

一、唐人长短句，悉照《尊前》、《花间》、《花庵》诸选收入。其五六七言绝句亦各采一二首，以备其体。至元人小令，略仿《词林万选》之例，取其尤雅者，非以曲混词也。

一、每调选用唐、宋、元词一首，必以创始之人所作本词为正体。如《忆秦娥》创自李白，四十六字，至五代冯延巳则三十八字，宋毛滂则三十七字，张先则四十一字，皆李词之变格也，断列李词在前，诸词附后。其无考者以时代为先后。

一、引用之词皆宋、元选本及各人本集，其无名氏词亦注明出某书，以便校勘。

一、图谱专主备体，非选词也。然间有俚俗不成句法，并无别首可录者，虽系宋词仍不采入。

一、词名原委及一调异名之故，散见群书者，悉为采注。

一、词中句读不可不辨，有四字句而上一下一中两字相连者，有五字句而上一下四者，有六字句而上三下三者，有七字句而上三下四者，有八字句而上一下七或上五下三、上三下五者，有九字句而上四下五或上六下三、上三下六者，此等句法不可枚举。谱内以整句为句，半句为读，直截者为句，蝉联不断者为读，逐一注明行间。至词有拗句，尤关音律。如温庭筠之“断肠潇湘春雁飞”，“万枝香雪开已遍”皆是。又有一句五字皆平声者，如史达祖《寿楼春》词之“夭桃花清晨”句一句；五字皆仄声者，如周邦彦《浣溪沙慢》之“水竹旧院落”句，俱一定不可易，谱内各为注出。

御制词谱序

词之有图谱，犹诗之有体格也。诗本于古歌谣词，本于《诗》。《诗》三百篇皆可歌，凡散见于《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者，班班可考也。汉初乐府亦期协律。魏、晋迄唐，诸体杂出，而比于律者盖寡。唐之中叶，始为填词，制调倚声，历五代、北宋而极盛。崇、宁间，大晟乐府所集有十二律、六十家、八十四调。后遂增至二百余，换羽移商，品目详具。逮南渡后，宫调失传，而词学亦渐衰矣。夫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否则音节乖舛，体制混淆，此图谱之所以不可略也。间览近代《啸余》、《词统》、《词汇》、《词律》诸书，原本《尊前》、《花间》、《草堂》遗说，颇能发明，尚有未备。既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按谱填词，沨沨乎可赴节族而谐筦弦矣。《乐

记》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哀乐喜怒感于心而传于声。词之有调，亦各以类应，不可牵合。而起调毕曲，七声一均，旋相为宫，更与《周礼》大司乐三宫、《汉志》三统之制相准。故紫阳大儒，而诗余不废。是编之集，不独俾承学之士摅情缀采，有所据依，从此讨论宫商，审定调曲，庶几古昔乐章之遗响亦可窥见于万一云。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一、韵有三声叶者，有间入仄韵于平韵中者，有换韵者，有叠韵者，有短韵藏于句中者，逐一注明。至宋人填词，间遵古韵，不外《礼部韵略》所注通转之法，或有从中原雅音者，俱照原本采录。

一、每调一词，旁列一图，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实下虚。至词中句法如诗中五言七言者，其第一字第三字类多可平可仄，似不必拘，谱内亦参校旧词始为作图。至一定平仄，别词有异同者，必引证其句注明本词之下。又可平可仄中遇去声字最为紧要，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不可以去声替，宋沈伯时《乐府指迷》论之最详。谱内凡用去声字不可易者，悉为标出。

一、宋人集中如柳永、姜夔词间存宫调，悉照原注备载。若夫四声二十八调，或为鬲指之声，或为三犯、四犯之曲，以至按律谐声所以被诸管弦者，在宋张炎已云“旧谱零落，姑置勿论”云。

词谱总目

序	刘庆云
御制词谱序	(1)
词谱凡例	(1)

卷一 四十二调八十六体

竹 枝	(3)	南歌子	(8)
归字谣	(4)	荷叶杯	(11)
渔父引	(4)	回波乐	(12)
闲中好	(5)	舞马词	(13)
纥那曲	(5)	三 台	(14)
拜新月	(6)	柘枝引	(15)
梧桐影	(6)	塞 姑	(15)
啰唝曲	(6)	晴偏好	(15)
醉妆词	(7)	凭阑人	(16)
庆宣和	(8)	花非花	(16)

摘得新	(16)	桂殿秋	(28)
梧叶儿	(17)	寿阳曲	(28)
渔歌子	(18)	阳关曲	(29)
忆江南	(20)	欸乃曲	(30)
潇湘神	(21)	采莲子	(31)
章台柳	(22)	浪淘沙	(31)
解 红	(22)	杨柳枝	(31)
赤枣子	(23)	八拍蛮	(32)
南乡子	(23)	字字双	(32)
捣练子	(26)	十样花	(33)
春晓曲	(27)	天净沙	(33)

卷二 二十七调七十九体

甘州曲	(37)	一叶落	(44)
醉吟商	(38)	忆王孙	(45)
乾荷叶	(38)	金字经	(46)
喜春来	(39)	古调笑	(47)
踏歌词	(40)	遐方怨	(47)
秋风清	(40)	后庭花破子	(48)
抛球乐	(41)	如梦令	(49)
法驾导引	(43)	诉衷情	(52)
蕃女怨	(44)	西溪子	(54)

天仙子	(55)	江城子	(64)
风流子	(57)	望江怨	(66)
归自谣	(62)	长相思	(66)
饮马歌	(62)	思帝乡	(68)
定西番	(63)		

卷三 十七调七十四体

相见欢	(71)	春光好	(81)
河满子	(72)	酒泉子	(85)
风光好	(74)	怨回纥	(93)
误桃源	(75)	生查子	(93)
望梅花	(75)	蝴蝶儿	(95)
醉太平	(77)	添声杨柳枝	(96)
上行杯	(79)	醉公子	(97)
感恩多	(80)	昭君怨	(99)
长命女	(81)		

卷四 十九调六十二体

玉蝴蝶	(103)	纱窗恨	(111)
女冠子	(106)	醉花间	(112)
中兴乐	(110)	点绛唇	(113)